

人間喜劇

瑪拉娜母女

巴尔扎克著 · 高名凱譯



哲學的研究

人 間 喜 劇

瑪 拉 娜 母 女

哲 學 的 研 究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小 說

瑪 拉 娜 母 女

LES MARANA

原 著 者 H. de Balzac

並 譯 者 高 名 凱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譯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國 光 印 書 局 印 刷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 (463) [V I 18] 本書 51,000 字

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6000 冊

定價 3,1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登號

內容提要

這是巴爾扎克的一部有名的中篇小說，描寫拿破崙軍隊佔領西班牙達拉崗城的時候，兩位軍官的放蕩行爲，以及他們如何和妓女瑪拉娜的女兒珠安娜發生關係的故事。珠安娜因爲一個偶然的機遇嫁給了軍官笛雅爾。在這種失調的生活裏，珠安娜受盡苦痛，而笛雅爾的粗野本性也終於發展到墮落而至於殺人的地步。這篇小說主要在於說明在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金錢的誘惑如何可以使一個人墮落，使一個家庭沒有幸福，使一個女人受到苦痛。然而妓女的女兒却是純潔的，她的生活是殉難者一般的生活。

目次

一	瑪拉娜·····	三
二	笛雅爾夫人的故事·····	四

獻給

麥爾冷伯爵夫人

一 瑪拉娜



儘管蘇赤元帥怎麼樣的訓練他的軍隊紀律，他都不能夠阻止攻克達拉岡的時候最初一段時間的騷擾。根據幾個可靠軍人的說法，這種因為勝利而生的瘋狂非常類似搶掠，然而元帥卻懂得立刻加以鎮壓。秩序恢復了，隊伍駐紮停當了，指揮官任命了，軍管區的行政人員也就到來了。城裏於是就呈出一種混雜的姿容。人家雖然在那裏完全依邊法蘭西的方式來組織行政機構，然而卻讓西班牙人暗地裏自由保持他們的本國風俗。這最初一段時間的搶掠，很難規定清楚到底繼續了多少時候，它和一切人世的事情一樣，也有一個容易揭破的原因。元帥的軍隊裏有一個聯隊幾乎全是意大利人，由一個名叫歐貞的上校指揮。歐貞上校是個十分勇敢的軍官，可以稱為穆拉第二，因為太晚參加作戰，既沒有受封為柏格公爵，沒有領有拿波爾王國，也沒有在畢楚飲彈身亡。如果他沒有得到封爵的話，他的地位卻很容易讓他飲彈，要是他身上中了不只一個子彈，這也是不

足爲奇的。這一聯隊是從意大利軍的殘部編成的。意大利軍之在意大利就像殖民地人民所組成的軍隊之在法蘭西。它在厄爾巴島的駐防護那些擔心沒有前途的家庭子弟和社會預先加以烙印而管叫做壞蛋的無所成就的偉人得到威嚴的出路。這些人都是大部分人所不了解的，他們的生活可以由一個女人的微笑而拔出舊轍，變成美煥，也可以在狂飲之後，由於酒肉朋友的惡意譏諷而變成可怕的。所以拿破崙就把這些生力軍編在他的第六聯隊裏，希望能夠把他們都改造成將軍，除了那些不幸成了砲灰的人之外。但是皇帝的計算只在死神的蹂躪方面完全正確。雖然這一聯隊常有死亡，可是情形總是一樣的，它在軍事價值方面總有一個崇高的名聲，而在一切私人生活方面卻得到一個最苛刻的惡評。圍攻達拉岡的時候，意大利人損失了他們的著名上尉畢安期。畢安期就是在會戰時打賭要吃一個西班牙守兵的心臟而居然吃了這心臟的傢伙。（這種軍隊駐紮臨時營幕時所有的行樂舉動我們也在別的地方——「巴黎生活之場景」——加以敘述，我們可以在那裏所述的第六聯隊的事跡裏找到一些詳細的記載來證實這裏所說的一切。）雖然畢安期是這一聯隊得以加倍聞名的一些下凡魔鬼的領袖，他卻享有一種武士

● Murat 是拿破崙的名將，一八〇八年受封爲拿波爾王。一八一五年於畢楚（Bassano）被盟軍所俘，並被槍決處死。

道的聲望。這種聲望在軍隊裏可以叫人原諒最殘暴的舉動。總之一句話，要是在另一個世紀，他說不定就是一個令人敬佩的大盜。幾天之前，他曾經做了一樁驚人的事情，元帥甚至於都要感謝他。畢安期拒絕升官，拒絕加薪，拒絕新的勳章，他所要求的一切補償就是讓他第一個人突擊達拉岡。元帥答應他的要求，然而卻忘記了自己的許諾；但是畢安期就讓元帥記住畢安期。瘋狂的上尉第一個人把法蘭西的旗插在城上，而讓一個修道士給殺死了。

這一段題外的敘述是必要的，它可以解釋第六聯隊怎麼樣的進入達拉岡，為什麼強力佔領下所常發生的混亂情形就這樣迅速的化為輕微的搶掠。

這一聯隊有二個在這些英雄裏比較不大出衆的軍官，然而他們在這篇小說裏卻因為故事的穿插而扮演相當重要的腳色。

第一個是軍服科長，半文半武的上尉，依據軍隊的語言來說，他是幹勾當的。他自詡勇敢，在社會上吹噓自己是屬於第六聯隊的，懂得翹起鬍鬚，裝做等待衝撞的神氣；但是他的兄弟們卻不作興他。他的財產使他變成了一個謹慎的人。人家因為兩個理由給他加上一個綽號，管他叫做烏鴉上尉。第一，他在一法里之外聞到火藥味就飛也似的跑走，去躲避槍彈；第二，這綽號還包含有一個天真的軍人侃侃的雙關意義，這意義是他所配得上的，如果是另外一個人的話，這綽號甚至於都可以使他光榮。孟特飛奧爾上

尉是米蘭的世家孟特飛奧爾的後裔，不過意大利王國的法律不允許他帶上他的銜頭罷了；他是軍隊裏最漂亮的一個青年。面貌的美麗可能是他在會戰期間採取謹慎作風的另外一個原因。受到一次傷就可能使他的鼻子變形，就可能切破他的額頭，損害他的面頰，毀壞女人夢想不到其幽雅的一個意大利最美麗的臉孔。他的面貌相當近似給基羅特的「開羅革命圖」供應一個陣亡的土耳其青年的面像的典範，是一副幾乎可以隨便愚惑女人的哀怨臉孔。孟特飛奧爾侯爵有一些限嗣繼承的產業，他把他的一切地租都預先收了好幾年，拿錢來維持逃亡在巴黎的那些無法生存的意大利人。他因為支持一間米蘭的戲院，要強制羣衆去敬仰一個笨拙的歌女而毀了；據他說，這個歌女發瘋的愛他。所以，孟特飛奧爾上尉的前途是很美麗的，他並不希望拿這前途來賭一條惡劣的紅綬帶。如果他不是一个勇士，至少他是一个哲學家，他而且有許多前例，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裏引用國會的語言的話。聖甘當會戰的時候，腓力浦二世不是發過誓除了火刑場之外都不要靠近別的火光嗎？阿爾伯公爵不是想過世界上最賠本的買賣就是不得已拿公爵冠去換一顆子彈嗎？所以，孟特飛奧爾在侯爵的身分方面是個腓力浦主義者，在美男子的資格

● 「巴黎生活之場景」裏並沒有這篇故事，這故事其實是集在一八三二年巴黎所出版的「棕色的故事」裏，題目是：「十一點至午夜之間的談話」。

方面也是一個腓力蒲主義者，總之，他也能够做到腓力蒲二世所能做到的同樣深刻的政治家。他想到他的同伍伙伴都是一些無賴，他們的意見總有一天變成毫無價值（如果他們居然能夠在這次殲滅戰之後還存在的話），他就覺得這個綽號和伙伴們的輕視也沒有什麼關係了。何況他的面貌就是一張價值的執照呢。他很有把握看着自己會有一天當上校，或是依靠那一位貴婦人的恩寵，或是憑着那一種變化，使他從軍服科長變成傳令官，再由傳令官變成那一位和藹的元帥的遞信員。在他看來，所謂光榮只是簡簡單單的服裝問題。於是，總有一天，我也不知道那一家報紙說到他的時候就要管他叫做『勇敢的孟特飛奧爾上校』等等。於是，他就可以擁有十萬斯古地的年收，他就可以娶上一位高等地位的妻室，誰也不敢否認他的勇敢，或設法證明他到底是不是受過傷。此外，孟特飛奧爾上尉還有一個朋友，就是一個生長在尼斯近郊的普魯凡斯人，軍需官笛雅爾。

無論是在監獄裏，或是在藝術家的屋頂樓裏，一個朋友總可以安慰許多苦痛。孟特飛奧爾和笛雅爾是兩個互相拿惡習來安慰生活的哲學家，彷彿兩個藝術家拿希望的光榮來鎮壓生活的苦惱似的。兩個人都只看到戰爭的結果，不注意戰爭的行爲，他們都認為戰死的勇士是傻子。他們本來應該坐在一個會議場的綠色氈的周邊，然而偶然的故事卻使他們當了兵。命運把孟特飛奧爾投入李齊烏●的模型裏，把笛雅爾投入外交家的冶爐裏。兩個人都有這種熱烈的、動搖的、半女性的品格，都同樣的能够做好做壞，

都可以隨着怪癖由這性格發出一個惡行或是一個仁慈的舉動，一個偉大心靈的行爲或是一個懈怠的動作。他們的命運隨時都是依憑暫時的劇烈感情對於他們的神經系統給加上的多少帶有強烈性的壓迫。笛雅爾是個相當能幹的會計師，但是任何一個兵士都沒有把錢包或是遺囑交托給他，這也許是因為軍人們對於官僚都有一種仇恨的結果。軍需官並不缺乏勇氣，也不缺少青年人的慷慨，這是某些多費腦筋或是多計算的人衰老時漸漸減少了的情緒。跟一位金栗色的女郎的美麗似的無常，笛雅爾而且是個喜歡自誇，喜歡談天，開談一切的人。他自稱為藝術家，並且學着兩位名將的派頭搜集許多藝術品，據他說，完全爲的是避免這些藝術品的失傳。他的伙伴們都很難對他加以正確的評斷，其中有許多人常常隨着境遇請求過他的接濟，他們就相信他有錢；然而他卻是一個賭徒，賭徒們都沒有自己的財產。他和孟特飛奧爾都一樣的好賭，軍官們也就常常跟他們一塊兒賭博；因爲我們不難看見在賭場之外彼此不相尊敬，不相稱揚的人；圍繞着同一個賭桌旁邊，這實在是人類的個個恥辱。在打賭吃西班牙守兵的心臟的時候，孟特飛奧爾正好是畢安期的對手。

攻城的時候，孟特飛奧爾和笛雅爾都躲在最後一條線上，但是城陷之後，他們卻在市中心站在最前

● Rizzio 是意大利的音樂家，Marie Stuart 的情人，蘇格蘭王后的第二個丈夫。

線。混亂的時候發生了許多偶然的故事，只有這兩個朋友還保持着他們的習慣。他們互相支持，勇敢的走進許多又窄又黑的小街道，各幹各的勾當，一個尋覓聖母的畫像，一個追求活的聖母。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達拉岡的什麼地方，笛雅爾從長廊的建築裏認得是一所被人強制打開院門的修道院，他就跳了進去，到那裏去阻止兵士們的胡鬧。他來得正是時候，因為他阻止了兩個巴黎人，不讓他們朝着阿蘭班的『聖母圖』射擊，他從他們手裏買下了這張圖畫，雖然這兩個兵士已經用軍人的想像力在『聖母圖』上給聖母添畫了一副鬍髯。孟特飛奧爾一個人留下，他看見修道院對面有一間毛布商人的房子。正當他自上至下端詳着這間房子而被一個在簾內探出頭來的好奇少女給他交換的嚇人眼色所止住的時候，一顆槍彈就從這房子裏對他開來。被攻陷的達拉岡，憤怒的達拉岡，一切的窗口都在開槍；混亂的達拉岡拔着頭髮，半裸着身子，它那火熱沸騰的街道波濤似的湧着被殺或殺人的法蘭西兵士，這達拉岡實在值得一看，值得一個大膽的西班牙女郎來瞧它一眼。這難道不是大規模的鬪牛嗎？孟特飛奧爾忘記了搶掠。他一會兒聽不見叫喊、槍聲和砲響。這位西班牙女郎的側面是他所神聖看到的最甘美的東西，他，他這個意大利的浪子，他這個厭膩意大利女郎，厭膩婦女而只夢想着一個不可能得到的女郎的人，因為他已經厭膩了其他的女人。他還能够神經緊張發抖，他這個放蕩的孩子，他這個曾經浪費財產去實現萬千瘋狂，萬千年輕人的嗜好的人，他這個未老先衰的青年，他實在是我們的社會所能產生的一個最可怕

的怪物。他的腦海忽然湧上了一條妙計，這無疑的是愛國商人的槍聲給他感應的：這條妙計就是要放火燒房。但是他只有一個人，沒有行動的工具；戰鬪的中心是在一塊大廣場上，那裏還有一些頑敵繼續抵抗。於是他又忽然想出一條更奇妙的計策。笛雅爾走出了修道院；孟特飛奧爾沒有告訴他任何一句關於這個發現的話，跟他一塊兒在城裏跑了好多地方。但是，第二天，這個意大利上尉就以軍管的方式住在毛布商人的房子裏。這難道不是天生讓軍服科長居留的住宅嗎？

這位善良的西班牙人的房屋，它的地面樓是由一間廣闊的漆黑舖面房組成的，外面由粗大的鐵棍保護着，就像巴黎郎巴爾街的老商店似的。這舖面房通到一間會客室，會客室的光線是由內院透進來的。這會客室是一間寬闊的房屋，整個的吐露着中世紀的氣象：煙燻黑了的老圖畫，老地氈，古火盆，掛在螺絲釘上的插羽毛的帽子，游擊隊的步槍和巴爾多維的外套。廚房就接連上這會客室。這個會客室是唯一讓人家在內吃飯，借着炭火的弱光去取煖，抽着雪茄煙，用演說來激動仇恨去攻擊法蘭西人的房間。一些銀製的水壺和珍貴的碗碟用古代的方式裝飾了一個碗櫥。但是吝嗇的陽光卻只讓晶亮的物品發出微弱的光芒；正如荷蘭學派的圖畫似的，這裏的一切都變成了棕色的，甚至於活人的面孔。在舖面房和

● Bartholo 是鮑馬赤 (Beaumarchais) 喜劇中的人物，世人以之代表因妒殺人的人物。

這一間這樣美麗淳樸的會客室之間就有一條相當黑暗的樓梯，通到一間貨房，人家就在那裏巧妙應用陽光來讓人查察布料。貨房上面就是商人夫婦居住的公寓。學徒和一個女僕的住所就安排在夾向街道伸展的屋瓦底下的一間屋頂樓裏。這屋瓦又由一些半弓形支柱給支持着，使這住所顯得奇形怪狀。但是他們的房間卻被商人夫婦佔住了，因為商人夫婦把自己的公寓讓給軍官，無疑的爲的是要避免一切爭吵。

孟特飛奧爾自稱本來是一個西班牙人，只因爲受到拿破崙的迫害而被拿破崙利用來做違反意志的事情。這半真半假的撒謊倒產生了他所期待的成功。主人邀請他去分享家庭的餐食，好像他的家姓，他的血統和銜頭都值得受人招待似的。孟特飛奧爾有他的原因去騙取商人的歡迎，他嗅到了他的聖母，彷彿古代吃兒童的魔鬼嗅到小卜西和他的弟弟們的鮮肉味似的。無論他怎麼樣的叫毛布商人信任他，毛布商人總是嚴格保守這個聖母的祕密；上尉不但沒有在居住這老實的西班牙人的房子的第一天看到這個少女的任何跡象，而且也不能夠聽到任何的聲息，得到任何的端倪，可以給他揭示她是在這間舊房子裏。這所房子的全部都是木頭蓋成的，在它的一切地板之間所有的聲音都可以非常清楚的聽到，孟特飛奧爾因此就在夜闌初靜的時候希望能夠揣測這個陌生少女的隱藏地點。他理想這個少女是這兩位老年人的獨生女，他相信老夫婦一定把她藏在屋頂樓裏，因爲在整個佔領的期間他們都把家安頓在那裏。但是，任何的端倪都不能夠揭露這個寶貝的隱藏所。軍官把臉孔老貼在菱形小玻璃片上（這些玻璃片是

由朝向四面牆中間的漆黑的內院的幾根鉛條來支持的）；但是他卻看不出那裏有什麼光線，除了兩個老夫婦在內咳嗽，蹣來蹣去，細聲密談的那間房屋的窗口射出的以外。他甚至於都看不出這少女的影子。孟特飛奧爾是個過分精細的人，他不至於拿他的愛情前途來冒險，率爾在夜裏探索房子，或是輕輕的敲門。一個西班牙的父親兼毛布商人應當是多疑的，如果讓這位熱烈的愛國人士發現了，他的毀滅就是必定無疑的了。所以，上尉決定忍耐等候，希望爭取時間和一般人，甚至於無賴漢，尤其是老實人，終於要忘記去提防的漏洞。第二天，他發現女僕睡覺的地方，因為他看見廚房裏有一個類似吊床的東西。至於學徒呢，他就睡在鋪面樓的櫃臺上。這第二天吃宵夜的時候，孟特飛奧爾在咒罵拿破崙之中居然能够取悅疑慮的主人，使他消散額頭上的皺紋。主人是個嚴肅的西班牙人，一副漆黑的臉孔，彷彿從前人家刻在三弦提琴琴把上的臉像似的。他的妻子也在老臉孔的皺紋裏發出一個恨中帶樂的微笑。油燈和火盆的光線奇妙的照耀着這高貴的會客室。女主人走來給他們的半同鄉遞上一支紙煙。這時候，孟特飛奧爾聽見在一張掛氈背後有袍子觸動的聲音和椅子倒地的聲音。

『那個，』老婦人說，『但望一切的神明都幫助我們，但望我們沒有什麼災害！』

『那麼，你們還有個什麼人在那裏嗎？』意大利人毫不動情的問。

毛布商人罵了一陣女孩子們。受驚的妻子就開了一扇秘密的門，引來了意大利人的慘白半死的妻